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 云里风·主编

沙河长流

雨川◎著

兴安文丛（第四辑） 19

沙河长流

雨 川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

联合出版

大将出版品第274种
兴安文丛（第四辑）19

沙河长流

作者：雨川
文丛主编：云里风
主 编：刘艺婉
校 对：黄宇琛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 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联合出版：雪隆兴安会馆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No.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 L., Malaysia.

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 E.,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Blog: blog.yam.com/dajiang

印 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7年4月25日
定 价：RM 12.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雨川, 1940-2007

[Sha he chang liu]

沙河长流／雨川著

（兴安文丛：19）

ISBN 978-983-3941-04-9

1. Chinese fiction--Malaysia. 2. Malaysian fiction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895.13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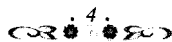
从拥抱到惜别

第四辑“兴安文丛”代序

◎云里风

雪隆兴安会馆是一个乡会组织，其祖籍地兴安又名兴化，地处福建闽中，包括莆田和仙游两县，现在合称为莆田市，自古以来，享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如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郑樵、文学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和书法家蔡襄，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科举时代，先后出了十多位状元，两千多名进士，也有好几位宰相。远者姑且不说，近代莆田市的兴安人在各领域也有优越的成就，中国当代科学院及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十一位是兴安人，兴安籍的专家教授达六千多名。在文学界尤为特出，著名的散文家郭风老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许怀中、福建省作家协会前任主席兼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章武、福建省作协秘书长朱谷忠、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这几位福建省文学界的最高领导都是兴安人。近几年来，莆田市兴安籍的作家已由原先的三十多名增加到两百多名，他们在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充分表现出“文献名邦好儿女”的才华。

马来西亚的兴安人虽然不多，但也不会很少，全国有三十四个兴安同乡会，平素继承“文献名邦”的优良传统，各自展开多采多姿的活动。雪隆兴安会馆位于我国首都，人



文荟萃，创办以来，已七十多载，目前拥有会员一千八百多名，规模之大，在我国兴安乡会中允称第一，历届理事精诚合作，会员同乡鼎力支持，会务因而蒸蒸日上。本人忝为兴安的一分子，2002年5月蒙同乡们厚爱，当选为会长之职，上任之后，即拟订发展大计，希望能通过各种文教活动，把“文献名邦”的精神发扬光大，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一）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这是本会常年重点活动，由本会名誉会长庄玉霖局绅赞助经费，目的在于鼓励兴安同乡及马华作家努力创作，并借此推展“孝亲敬老”活动，此项征文赛由本会妇女组负责，已连续举办多届，获得写作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反应良好。

（二）设立“兴安图书馆”——为了培养同乡的阅读风气，本会在2003年初设立了“兴安图书馆”，恭请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黄燕燕乡贤主持开幕。此图书馆拥有藏书一万两千余册，采用电脑系统管理，深获文教界人士之赞赏。

（三）出版“兴安文丛”——为了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本会决定由2003年起设立出版基金，出版“兴安文丛”，预定每年出版一辑。

窃维乡会之设，除联络乡谊外，必须发挥组织的功能，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以嘉惠会员，造福社会，尤其是文化活动，更应重视。语云：“文化乃民族之灵魂，而文学系文化的精华。”本人有鉴于此，早在十年前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时，即开始为该会主编“马华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五辑，共五十八部，为马华文

学界竖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为我兴安同乡会赢得了不少掌声。

出版“兴安文丛”的消息于2003年6月公布后，获得马华作家的热烈响应，纷纷惠赐佳作，本会乃成立编委会负责评审工作，结果决定从应征的作品中甄选了六部，编为第一辑，于2004年5月正式出版。

本会出版“兴安文丛”，旨在推展马华文学，协助作家出版著作，同时亦希望借此提倡阅读风气，为建立书香社会作出贡献。本人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把它定为本会的常年重点活动，因而第二辑及第三辑都能分别在2005年及2006年顺利出版。

为了配合“兴安文丛”的出版，本会进一步举办“兴安文学营”，邀请文丛的作者主讲文学课题，此文学营也被定为常年的活动之一，由2004年至2006年，已顺利举办三届，每届参加的学员都超过百名，反应非常热烈。

2006年5月，本人因章程所限，担任本会会长的两届（四年）任期已满，在是年的会员大会上，我发表了临别赠言，希望新届理事会能够把这两项既定的常年活动继续下去。我也答应将竭尽绵力，予以协助。新届理事会产生后，果然不负所望，决定出版第四辑之“兴安文丛”，于是在报章发布征稿消息，并于去年10月间召开编委会议，进行评审，照样录取了六部，定期在今年5月间出版。

不料在2007年1月29日，本会举行理事会议时，却改变了初衷，议决把“兴安文丛”和“兴安文学营”这两项常年活动，改为每两年一次。理事会所以会做此决定，当然

有其充分的理由，本人既已不在其位，也就不谋其政，不过第四辑的“兴安文丛”在评审之后，已交大将出版社打字付印，所以我坚持必须在今年照原定日期出版，而第四期的“兴安文学营”为了要配合文丛的出版，今年也不应中断。我非常感谢新届理事会接纳了我的建议，使本辑的文丛能够如期出版。

近数十年来，我为了推展马华文学活动，殚精竭虑，无怨无悔。先后主编了一百多册的马华文学丛书，其间所经历的艰辛与痛苦，诚非局外人所能明了。流光无情，跨越古稀之年后，自觉精神体力大不如前，加以私务繁忙，所以决定在本辑文丛出版之后，辞去主编之职。我和马华文丛的关系，从温馨的拥抱到依依的惜别，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能领会。

临别前夕，我要借此机会向过去数十年来所有给我协助和支持的热心人士致由衷的感谢。尤其是大将出版社的社长傅承得先生，他明知出版马华文丛是一门无利可图的生意，却仍然和我合作了许多年，不离不弃，这种为马华文学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赞赏。假如说，我过去所主编的一百多册马华文丛，能够对马华文学有一点贡献的话，这个功劳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2007年3月1日

目录



- 3 从拥抱到惜别
第四辑“兴安文丛”代序 ◎云里风
- 9 沙河长流

沙河长流

一、

昨晚下过一场豪雨，但今早阳光灿烂。泥山上湿漉漉的，但泥机已开始操作，载泥罗里也陆续开进来了。

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天。

阿树自从1970年高中毕业以后，就投身进入这座泥山，当一名书记，已经有好几年。

几年来，他眼看着泥山主人业务日益进展，泥机从一辆增加到三辆，载泥罗里也由十辆增加到二十辆，只是他的薪水，只由他初进泥山时的每月一百二十元，增加到几年后的今天的每月一百八十元。

这时他已经廿四岁。前年年底结了婚。娶的是邻居比他年轻七岁的小月莲。去年年底他做了爸爸。小月莲为他生下了一个胖娃娃，是男的，乐得他那长期在园丘工作的老爸爸笑得嘴巴合不拢。

身为人父，面对着稚气未消的小妻子，在对他们怜爱之余，他感到自己应该发愤图强，才对得起他们及开始老迈的爸爸。

但他要如何去发愤图强呢？

泥山的工作，数年如一日，都是面对着那日夜不停的泥机，和那许多来来去去的载泥罗里。除了天气的变化，简直一成不变。

在这样的单调的工作环境中，他又能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变化？

老板是他的自己人。但他吝啬成性，向他开口要求加

薪，几次话来到喉咙，却都说不出来。加以不止一次，阿树看到他为了几角钱的小事，与人争得脸红耳赤，对于加薪的事，他更难以启口。

他这个世伯的经商哲学是这样的：“能省就要省，省一分钱也是省！能赚就要赚，多赚一分钱也要赚！”

阿树对这样的话早已听得耳朵生茧。去年底发花红时，他领到那区区半个月薪水的花红，忍不住对他这个世伯老板说道：“喜伯，你赚那么多存那么多钱，留去做什么？”

“吓！”喜伯横了他一眼：“钱有谁嫌少？你嫌多就拿回一半花红给我！”

阿树气在心头，回了一句：“喜伯，发兄在夜总会里一掷千金，在俱乐部一夜之间输了几千元，你就不叫他省？”

喜伯听了马上脸上变色，气喘病发作，气喘咻咻地说：“我就是……我就是……给他气死的！”

阿树心里明白，阿发是喜伯的大儿子，靠他懂得几句英文，跟公共工程局的书记有交情，给他弄到几场公共工程局的工。可他平时总是借口应酬公共工程局的书记们，酒楼夜总会是他常到之地。舞女大班打来的电话，经常可以接到。他的老婆为这些事吵了几次，闹了回娘家又闹着要自杀，这种电话才少了一些。

但阿发就是积习难改，仍旧挥霍如故。当然，这只好苦了泥山的员工。年年待遇都是一样。今年初，走了两个泥机头手，顶上去的是泥机学徒。这些学徒，学艺不精，又不懂照顾机械，弄坏或撞坏机械，是司空见惯的事。还有，那

些罗里司机，也经常换人。连一些刚考取驾驶执照，或没有驾驶执照的人，也照样录用。因此交通意外事故特别多。阿树这个泥山书记，任务就特别多，经常让他忙得透不过气，往往要到三更半夜才回到家里。这时，又要面对父亲的质询：“为什么弄到这夜晚？”或是妻子关注的眼光：“你吃了东西没有？”然后替他温了饭菜，拿起他换下的油渍斑斑的衣服去浸洗。

他早就想离开这座泥山。

可是，在那时的环境，辞去了这份泥山书记的职业，未必就能找到更好的职业。所以，他总再三踌躇，离不开喜伯的这座泥山。

昨晚虽然下过一阵豪雨，但今早的天气却十分良好。满山阳光，灿烂耀眼。

三架泥机，分别在山头和山腰几个地方操作。络绎不绝的载泥罗里，也分别朝着几架泥机的方向开过去及满载地开出来。

阿树正忙碌地在那间简陋的办事处里记录载泥罗里的车号，以及分发工作卡。忙了一阵，喜伯来了。他驾着他那辆乳白色油屎马赛地来了。他一停车，就下车走进办事处，见了阿树，劈口就问：“阿树，今天全部罗里司机有到齐吗？”

阿树答：“有几个没有来！”

喜伯问：“为什么没有来？”

阿树答：“还不知道！”

喜伯大声说：“为什么不知道？你没有去找他们

吗？”

“还没有！”

“为什么不去找他们？”

“还没有空！”阿树一面做着手中的工作，一面答。

喜伯却说：“快去找他们！把他们统统找来！你知道一辆罗里一天不走损失多少？路税啦，保险啦，一天就要好几十元！一天不出车也不行的！”

阿树答：“有几辆要修理！”

“修理什么？”

“有的刹车器失灵，有的排挡损坏。”

喜伯却说：“去把他们找来！能走的先走！走到不能走再说！”

阿树只好停下手中做了一半的工作，启动摩托车，去寻找司机。

那些司机，分散居住在泥山附近的几个马来甘榜里，阿树必须沿村个别去找他们。

他先到韩沙的家去。

韩沙是身材略矮，体格粗壮的壮年人。他住在一间建了一半因没钱继建的浮脚板屋里。阿树到他屋外的時候，仰头朝他的屋子叫了几声，他才围着一条沙笼，露出胸前簇簇黑毛来到大门前旁。阿树站在门下的楼梯旁，他站在大门口的楼梯上，两人一高一矮，对起话来。

“喂，韩沙，头家叫你去上工呀！”

韩沙挽着沙笼，从楼梯下来。来到下面第二级处，就在梯级上坐了下去。

“刹车器修了没有？”他问。

阿树据实答：“还没有！”

韩沙不悦地说：“刹车器没修，要叫我去撞死人么？”他接着说：“不幸的话，我也会死在里头！到时，我的妻子儿女谁养？”

阿树为难地说：“你先到工场吧！亲自对头家说！”

韩沙摇摇头：“我不去！你替我跟头家说，刹车器没修好我不开车！”

找第一个司机就碰钉，阿树只好去找第二个。

第二个是阿末，他跟韩沙住在同一个甘榜，只是韩沙的屋子比较靠近大路，而阿末的屋子则在河边。

那是一条大河，河面宽敞。河水清澈，可以看到河床上流动的沙。

阿树来到河边，也不敢多欣赏河景，只径直向阿末的屋子走去。

阿末住的也是简陋的屋子。部分的墙壁还是以破开的竹片围起来的。他正在屋外，编着鱼笼。阿树见了他就问：“阿末，为什么今天不去开车，却要去捉鱼？”

“Pi-lah！（注：去你的！）开什么车？”

“罗里！当然是罗里！”

“你回去告诉头家，即使我全家没有饭吃，也不要开他的车了！”阿末说。

阿树听了吃了一惊。正要问他为什么，只听阿末接着说：“你回去叫他把我的工钱结算起来，下午我要去拿！”

阿树只好耐着性子，放缓声调，轻声地问：“阿末，头家得罪了你什么？”

阿末生气地说：“得罪？哼！你是书记，你也知道，他的那种破烂车，一大堆毛病，又不肯认真修理，整天只知道叫人出车、出车！像昨天，车坏在半路，他去到车坏的地方，就只会骂人，说人家把他的车驾坏了，不懂得照顾他的车！阿树，你说，气不气人？难道我要车坏？你知道车坏在半路那种滋味如何？等人来修理，一等就几个钟头。那车坏的地方，前不搭店后不搭村，要买一包水来喝也没地方买！人家又饥又渴等了几个钟头，等车修好，可以重新上路，却要挨那顿臭骂！当时，我真想宰了他！”

阿树一边听着，一边想：阿末所说的，全是事实。喜伯的罗里维修不够，毛病百出，偏偏又要逼人开车上路，那些司机，哪一个没有吃过这种苦头？喜伯为什么总要让人驾驶这种毛病百出的罗里上路呢？难道他不知这种车的危险性吗？他是知道的。无奈他的宗旨是这样的：能多走一趟就多赚一趟的钱，又何必浪费时间去维修？关于这一点，他是雇员，一个做工的人，自然无法拗过头家的意旨。

此刻，听到阿末一堆长篇呕气的话，他只好叹一口气，对阿末好言安慰：“好，阿末，我回去跟头家说好了。不过，你的工钱，可能要等多一、两天。”他所以要增加后面的这两句，是他明白喜伯的脾气，当他气在心头，他会故意拖住人家的工钱，不放给人家的。那时，一个要钱，一个不给钱，若是引起冲突，他这个做书记的，也是左右为难。

阿末听了阿树后面的那两句话，也问：“为什么？”